

我与王力先生的 一段诗缘

◇白维山

1986年5月3日，享誉海内外的汉语言文学大师、北京大学的王力先生去世。我既非其入门弟子，也从未谋面。其治丧委员会及其夫人夏蔚霞女士分别寄来讣告，邀我去京参加5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追悼会并向遗体告别，我因故未能成行，只寄去了哀悼的诗联。但我确是王力先生的私淑弟子。



王力先生(左)与弟子吉常宏合影

子。同他的交往受益长达30年之久！

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在武汉一所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有一天收到北京一位原部队战友寄来的一卷报纸，现已记不起是《北京日报》还是《中国青年报》了，那上面刊有王力先生《诗词格律十讲》的连载。由于我从小受家庭教育喜爱古典文学，尤其是诗词，当时又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，故喜出望外，反复研读，爱不释手，获益良多。但不知是排字工人的错误还是原稿的疏忽，发现有两处表述得不够精确。那时才20出头的我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冒昧给王力先生去信“商榷”。心想，名满天下又教务繁忙的王力先生，对我这个人微言轻的后学意见，肯定会不屑一顾的。岂知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，信中不仅“表示感谢”，称我为“老先

生”，还说一定在出单行本时“改正”。我喜愧交加，想必他见我用的是大学信封，误以为我是个什么“教授”或“老先生”了。感激之余，急忙又去信正名说：“我仅系大学一无知学子，斗胆求疵，惶恐无地，请今后不吝多多赐教。”



王力先生(1981年)

生”，还说一定在出单行本时“改正”。我喜愧交加，想必他见我用的是大学信封，误以为我是个什么“教授”或“老先生”了。感激之余，急忙又去信正名说：“我仅系大学一无知学子，斗胆求疵，惶恐无地，请今后不吝多多赐教。”接着他又来信，对我的诚实和年轻好学谬奖了一番。从此，我们鱼雁频传，为我释疑解惑竟长达数十年！

记得我第一次给王力先生写诗，是在读了他的《诗词格律十讲》后不久写的一首七律：

自笑无才强学诗，
效颦原不怕人嗤。
孤灯夜夜涂鸦晚，
壮岁茫茫立雪迟。
开卷有篇皆座右，
指迷无处不良师。
此生何幸倚墙立，
长得先生化雨滋。

王力先生旋即来信说：“律诗颇具功力，雅可喜也。”自然这是勉励和鞭策的话。但他也劝告说：“青年应加强政治学习，跟上

时代，切不可泥古不拔。”遗憾的是，我未能严遵教诲，故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阶级斗争风暴中，屡遭厄运，苦不堪言！为了不连累恩师和不让他为我担心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同他联系。在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浩劫中，我家被犁庭扫穴抄了多次，书籍、作品及信件等均悉遭洗劫，王力先生给我的10余封函件亦自难幸免！岂料在批斗“王、关、戚”（即当时“中央文革”的王力、关锋和戚本禹）的运动中，还险些把我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。原因是无知的“革命派”竟把“中央文革”的王力，当成了北大教授的王力，还“揭露”我在上世纪50年代就同王力结下了“反党集团”，是隐藏很深的“阶级敌人”！真叫人百口莫辩，哭笑不得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雨过天晴，大地重光，心情舒畅。我便给王力先生寄去了一封长信，并写了三首诗词呈上，诉说长时间不便联系的原因和思念之情。五律是：

忆余年少日，浣手读公书。
长使夜如昼，屡教笔作锄。
鹤成终类鹜，木尽未求鱼。
誓立程门雪，长驱问字车。

七律是：

拜读华章二十年，
慕名无刻不情牵。
谆谆诲我如春雨，
夜夜挑灯守石田。
惯听流言何所惧？
历经恶浪也堪怜。
而今万里东风急，
愿共先生颂舜天！

词是一首《念奴娇》：

流光如矢，才转瞬、二十余

年去也。拜读公书，何幸我、顽钝顿开视野。座右为铭，身旁作伴，真个吾师者。

涂鸦画虎，消磨几多长夜！今日春满神州，妖氛尽扫，风景诚如画。国运昌隆人俊杰，更爱万千变化。艺苑新兵，文坛老将，再跃长征马。鸿图巨卷，愿共先生细写！

没想到王力先生很快就回了信，对失去联系多年后能收到我的来信表示极为高兴和安慰，对我因在“王、关、戚”事件中而误遭批斗一事，说那是“一场滑稽的闹剧！”特别是对我的几首拙作大加谬奖，说这是他“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好诗！”时过境迁，老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他鼓励我说：“既然你如此执著热爱古典文学，就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吧。”

1985年，我的《古今楹联选集》出版后，立即给他寄去了一本样书，他见到初版的印数是10余万册时，在回信时高兴地说：“经过十年的文化沙漠之后，一个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已到来，是你施展才华的时候了。”接着，我又编著了一部《汉语新诗韵》的书稿，因他是这方面的权威，便将书稿寄呈请益。他看了很高兴，除提了几处修改意见外，还转给其在广西大学任教的哲嗣（尊称其子）、语言专家秦似教授审阅。我遵嘱修改后，王力先生很满意，不仅答应为拙著写序言，还介绍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感激之余，我写了一首《浣溪沙》词以谢：

窗下十年苦自知，
况蒙两审赖良师，
此生闻道笑何迟？

旧韵恼人嫌太窄，
新编益世义难辞。
是非得失两由之。

可惜不久先生遽归道山，写序未能如愿，拙书出版时先生亦未能见到！

我与王力先生文字相交30年，在他生前既缘悭一面，去世后又未能凭棺一奠，这是我终身深以为憾的。我只好含泪写了挽联和悼词，寄给夏蔚霞师母和北大的治丧委员会，以示缅怀和哀悼！挽联是：

半世纪文苑耕耘，惊人著作等身，化雨无私传后学；

三十载程门侍立，伤我疑难问字，驱车何处觅先生？

悼词是一首《南楼令》：

文曲叹星垂，惊传噩耗悲。
五十年硕果累累。著作辉煌人拱璧，裁桃李，尽芳菲！

何幸遇良师，卅年雨露滋。
痛而今鹤杳云迷！再欲驱车勤问字，谁为我，解痴疑？

挽联和悼诗，当时全被北京的《团结报》、《人民政协报》和其它几家报刊刊出和转载了。

王力先生从教50年，桃李满天下，盛名播世间。特别是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私淑弟子，不耻下交竟长达数十年之久，世所罕见。这些诗联虽都收入了我以后出版的几本专著中，但对这位恩师的知遇之恩，却使我终身铭记，没齿难忘！